

眉县志

一
函
八
册
函

僑隱傳錄第十二

鄒縣志卷十七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曄恂曰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曰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匪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旣飢困廼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目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曰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匪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興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攝政而俗儒世士曰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廼感激曰爲文武之道聖賢不

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呂諷諫其辭云云
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
之怒謂融蓋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
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閒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
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
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
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
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
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畱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
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
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呂先吏

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
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曰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
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
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亨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
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虜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
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
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融才高
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
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
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曰次相傳
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廼曰賈君

精而不博鄭居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
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
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
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
第頌曰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
葬族孫曰碑獻帝時位至太傅後漢書 案融長笛頌序云為督郵無事獨臥
鄒縣平陽塢故錄其傳為寓公之首傳云摯仲
隱南山三輔史錄注云恂隱南山之陰似不專屬於鄒又劉志云蘇威逃入太白山隋書北史
但言逃入山中傳會太白山出何典記又韓思復之子朝宗廬於終南杜懷恭亡匿岐陽山亦
不可謂鄒之僑寄故皆不錄其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自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

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
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

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肱輩士也後與馮翊吉
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自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
語曰禮
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

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廼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卽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邱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大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廼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

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
彼損矣旣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執率曰進討破之必矣若
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執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廼發兵救武威降
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
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呂狗軍其黨皆散走則
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
所執乞降河西平廼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
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匪佞人之
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
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須髯悉張欲正論呂對侍中傅吳指則曰

不謂卿也於是廼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甫

子則矣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

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

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

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

之聖王不畧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畧獵戲多殺

羣吏愚臣爲不可敢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呂

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

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

三國志案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故存裴注魏略二條

杜淹

杜如晦傳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

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呂隱者召得美官廼共入太白山爲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爲雍州司馬薦授承

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曰諗房元齡元齡恐失之曰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巂王知其誣餉黃金三百兩及踐阼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按稽期請曰御史檢促太宗曰問僕射封倫倫曰設官各曰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大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曰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羸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郢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

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呂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厚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矣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懷諫飾匪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爲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唐書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呂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

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呂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癰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瘁面動瘁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漬竭涸其焦槁高醫導呂藥石救呂鉉劑聖人和呂至德輔呂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
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曰果決爲
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
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
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
慎曰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
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
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曰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
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
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

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訥常曰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佳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唐書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旣完牆屋燎松丸墨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廼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樂

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曰事君遂
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
無隍壑寇易曰攻方翼廼發卒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
明儀鳳閒河西蝗獨不致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
方翼治下廼出私錢作水磴簿其贏曰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
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爲副兼檢校安西
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廷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
還多趣曰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
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
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日城方翼引軍戰
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
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

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呂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諄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烏鵲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呂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呂爲祥西域平呂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呂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擡擊賊火其柵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

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
獄流崖州卒於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
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璿曰文學稱時號三王

唐書案
鄒有鳳泉

宮此傳云鳳泉野或卽其地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
皆有方外志與共栖遲山水閒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
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
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
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虐薛元超贊帝曰漢欲
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

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
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
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
宋之問爲方外友云

唐書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
男思復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亡狀感咽幾絕故倫特愛之嘗
曰此兒必大吾宗然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
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呂百綾餉思
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
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爲盜賊
州不能詘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呂親喪去官鬻薪自給
姚崇爲夏官侍郎識之擢司禮博士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